
阅微草堂笔记

卷十五

姑妄听之(一)

余性耽孤寂,而不能自闲。卷轴笔砚,自束发至今,无数十日相离也。三十以前,讲考证之学,所坐之处,典籍环绕如獭祭^①。三十以后,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,抽黄对白,恒彻夜构思。五十以后,领修秘籍,复折而讲考证。今老矣,无复当年之意兴,惟时拈纸墨,追录旧闻,姑以消遣岁月而已。故已成《滦阳消夏录》等三书,复有此集。编昔作者,如王仲任、应仲远^②,引经据古,博辨宏通;陶渊明、刘敬叔、刘义庆^③,简淡数言,自然妙远。诚不敢妄拟前修,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。若怀挟恩怨,颠倒是非,如魏泰、陈善^④之所为,则自信无是矣。适盛子松云欲为剞劂^⑤,因率书数行弁于首。以多得诸传闻也,遂采庄子之语名曰《姑妄听之》。 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,观弈道人自题。

冯御史静山家,一仆忽发狂自挝,口作谵语云:“我虽落拓以死,究是衣冠。何物小人,傲不避路?今惩尔使知。”静山自往视之,曰:“君白昼现形耶?幽明异路,恐于理不宜。君隐形耶?则君能见此辈,此辈不能见君,又何从而

獭祭^①——水獭捕得鱼,陈列于水边,状如陈物设祭。后在诗文中常作堆砌典故代称。

王仲任、应仲远——汉代王充、应劭。王撰《论衡》,应撰《风俗通义》。

刘敬叔、刘义庆——均南朝宋宗室。敬叔撰《异苑》,义庆撰《世说新语》。

魏泰、陈善——宋代人。魏撰《东轩笔录》,多有妄评古人之语;陈撰《扪虱新话》,对“三苏”、翰愈、孟子,多加贬低。

剞劂(sìjué,音基决)——雕刻书版,即刻印书籍。

相避？”其仆俄如昏睡，稍顷而醒，则已复常矣。门人桐城耿守愚，狷介自好，而喜与人争礼数。余尝与论此事，曰：“儒者每盛气凌轹，以邀人敬，谓之自重。不知重与不重，视所自为。苟道德无愧于圣贤，虽王侯拥■①不能荣，虽胥靡版筑②不能辱。可贵者在我，则在外者不足计耳。如必以在外为重轻，是待人敬我我乃荣，人不敬我我即辱，舆台③仆妾皆可操我之荣辱，毋乃自视太轻欤？”守愚曰：“公生长富贵，故持论如斯。寒士不贫贱骄人④，则崖岸不立，益为人所贱矣。”余曰：“此田子方之言，朱子已驳之，其为客气不待辨。即就其说而论，亦谓道德本重，不以贫贱而自屈，非毫无道德，但贫贱即可骄人也。信如君言，则乞丐较君为更贫，奴隶较君为更贱，群起而骄君，君亦谓之能立品乎？先师陈白崖先生，尝手题一联于书室曰：事能知足心常惬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斯真探本之论，七字可以千古矣！”

龚集生言，乾隆己未，在京师，寓灵佑宫，与一道士相识，时共杯酌。一日观剧，邀同往，亦欣然相随。薄暮归，道士拱揖曰：“承诸君雅意，无以为酬，今夜一观傀儡可乎？”入夜，至所居室中，惟一大方几，近边略具酒果，中央则陈一棋局。呼童子闭外门，请宾四面围几坐。酒一再行，道士拍界尺一声，即有数小人长八九寸，落局上，合声演剧。呦呦嚶嚶，音如四五岁童子；而男女装饰，音调关目，一一与戏场无异。一出终（传奇以一折为一出。古无是字，始

- ① 拥■——■ 扫帚。《史记·孟子传》载，驺子到燕国，燕昭王拥■而迎，即打扫道路迎接他。
- ② 胥靡版筑——胥靡，古代服劳役的犯人。版筑，古代建房子，筑墙用两板相夹，上面填土泥，用杵捣实。《孟子·告子》记载，商王武丁选拔傅说于版筑之中。
- ③ 舆台——舆与台都是古代奴仆的等级。
- ④ 《史记·魏世家》载，战国魏世子遇士子田子方，田子方昂然而过。世子问：“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”田子方回答：“亦贫贱者骄人。”

见吴任臣《字汇补注》,曰读如尺。相沿已久,遂不能废。今亦从俗体书之。)瞥然不见。又数人落下,别演一出。众且骇且喜。畅饮至夜分,道士命童子于门外几上置鸡卵数百,白酒数罍。戛然乐止,惟闻■啜之声矣。诘其何术。道士曰:“凡得五雷法者,皆可以役狐。狐能大能小,故遣作此戏,为一宵之娱。然惟供驱使则可,若或役之盗物,役之祟人,或摄召狐女荐枕席,则天谴立至矣。”众见所未见,乞后夜再观,道士诺之。次夕诣所居,则早起已携童子去。

卜者董西■言 尝见有二人对弈,一客预点一弈图,如黑九三白六五之类,封置笥中。弈毕发视,一路不差。竟不知其操何术。按《前定录》①载:开元中,宣平坊王生,为李揆卜进取。授以一緘,可数十纸,曰:“君除拾遗日发此。”后揆以李越荐,命宰臣试文词:一题为《紫丝盛露囊赋》,一题为《答吐蕃书》,一题为《代南越献白孔雀表》。揆自午至酉而成,凡涂八字,旁注两句。翌日,授左拾遗。旬馀,乃发王生之緘视之,三篇皆在其中,涂注者亦如之。是古有此术,此人偶得别传耳。夫操管运思,临枰布子,虽当局之人,有不能预自主持者,而卜者乃能先知之。是任我自为之事,尚莫逃定数,巧取强求,营营然日以心斗者,是亦不可以已乎!

乌鲁木齐遣犯刚朝荣言:有二人诣西藏贸易,各乘一骡,山行失路,不辨东西。忽十余人自悬崖跃下,疑为夹坝。(西番以劫盗为夹坝,犹额鲁特之玛哈沁也。)渐近,则长皆七八尺,身髭有毛,或黄或绿,面目似人非人,语喑嘶不可辨。知为妖魅,度必死,皆战栗伏地。十余人乃相向而笑,无搏噬之状,惟挟人于腋下,而驱其骡行。至一山坳,置人于地,二骡一推堕坎中,一抽刃屠割,吹火燂熟,环坐吞啖。亦提二人就坐,各置肉于前。察其似无恶意,方饥困,亦姑食之。既饱之后,十余人皆扞腹仰啸,声类马嘶。中二人仍各挟一人,飞越峻岭三四重,捷如猿鸟,送至官路旁,各予以一石,瞥然竟去。石巨如瓜,皆绿松也。携归货之,得价倍于所丧。事在乙酉、丙戌间。朝荣曾见其一人,言之甚悉。此未知为山精,为木魅,观其行事,似非妖物。殆幽岩穹谷之中,自有此一种野人,从古未与世通耳。

漳州产水晶,云五色皆备,然赤者未尝见,故所贵惟紫。别有所谓金晶者,与黄晶迥殊,最不易得,或偶得之,亦大如红豆如瓜种止矣。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蟾,可为扇坠,视之如精金熔液,洞彻空明,为希有之宝。杨制府景素官汀

① 《前定录》——唐代钟辂撰。

漳龙道时 ,尝为余言 ,然亦相传如是 ,未目睹也。姑录之以广异闻。

陈来章先生，余姻家也。尝得一古砚，上刻云中仪凤形。梁瑶峰相国为之铭曰：“其鸣将将，乘云翱翔。有妫①之祥，其鸣归昌②。云行四方，以发德光。”时癸巳闰三月也。【按：原题惟作闰月，盖古例如斯。】至庚子，为人盗去。丁未，先生仲子闻之，多方购得。癸丑六月，复乞铭于余。余又为之铭曰：“失而复得，如宝玉大弓。孰使之然？故物适逢。譬威凤之戾③云，翩没影于遥空，及其归也，必仍止于梧桐。”故家子孙，于祖宗手泽，零落弃掷者多矣。余尝见媒媪携玉佩数事，云某公家求售。外裹残纸，乃北宋槧④《公羊传》四页，为怅惘久之。闻之于先人已失之器，越八载购得，又乞人铭以求其传。人之用心，盖相去远矣。

董家庄佃户丁锦，生一子曰二牛。又一女赘曹宁为婿，相助工作，甚相得也。二牛生一子曰三宝。女亦生一女，因住母家，遂联名曰四宝。其生也同年同月，差数日耳。姑嫂互相抱携，互相乳哺，襁褓中已结婚姻。三宝四宝又甚相爱，稍长，即跬步不离。小家不知别嫌疑，于二儿嬉戏时，每指曰：“此汝夫，此汝妇也。”二儿虽不知为何语，然闻之则已稔矣。七八岁外，稍稍解事，然俱随二牛之母同卧起，不相避忌。会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岁屡歉，锦夫妇并歿。曹宁先流转至京师，贫不自存，质四宝于陈郎中家。（不知其名，惟知为江南人。）二牛继至，会郎中求馆僮，亦质三宝于其家，而诫勿言与四宝为夫妇。郎中家法严，每笞四宝，三宝必暗泣，笞三宝，四宝亦然。郎中疑之，转质四宝于郑氏（或云，即貂皮郑也。）而逐三宝。三宝仍投旧媒媪，又引与一家为馆僮。久而微闻四宝所在，乃夤缘入郑氏家。数日后，得见四宝，相持痛哭，时已十三四矣。郑氏怪之，则诡知兄妹相逢对。郑氏以其名行第相连，遂不疑。然内外

① 妫(guī, 音归)——春秋时陈国之姓。

② 归昌——凤凰集鸣声。

③ 戾(chōng, 音冲)——直往上飞。

④ 槧(qiàn, 音欠)——刻版。

隔绝,仅出入时相与目成而已。后岁稔,二牛、曹宁并赴京贖子女,辗转寻访至郑氏。郑氏始知其本夫妇,意甚惻惻,欲助之合卺,而仍留服役。其馆师严某,讲学家也,不知古今事异,昌言排斥曰:“中表^①为婚礼所禁,亦律所禁,违之且有天诛。主人意虽善,然我辈读书人,当以风化为己任,见悖理乱伦而不沮,是成人之恶,非君子也。”以去就力争。郑氏故良懦,二牛、曹宁亦乡愚,闻违法罪重,皆惧而止。后四宝鬻为选人妾,不数月病卒。三宝发狂走出,莫知所终。或曰:“四宝虽被迫胁去,然毁容哭泣,实未与选人共房帏。惜不知其详耳。”果其如是,则是二人者,天上人间,会当相见,定非一瞑不视者矣。惟严某作此恶业,不知何心,亦不知其究竟。然神理昭昭,当无善报。或又曰:“是非泥古,亦非好名,殆覬觐四宝,欲以自侍耳。”若然,则地狱之设,正为斯人矣。

乾隆戊午,运河水浅,粮艘衔尾不能进。共演剧赛神,运官皆在。方演《荆钗记》^②投江一出,忽扮钱玉莲者长跪哀号,泪随声下,口喃喃语不止,语作闽音,啁晰无一字可辨。知为鬼附,诘问其故。鬼又不能解人语。或投以纸笔,搔首似道不识字,惟指天画地,叩额痛哭而已。无可如何,掖于岸上,尚呜咽跳掷,至人散乃已。久而稍苏,白云突见一女子,手携其头自水出。骇极失魂,昏然如醉,以后事皆不知也。此必水底羁魂,见诸官会集,故出鸣冤。然形影不睹,言语不通。遣善泅者求尸,亦无迹。旗丁又无新失女子者,莫可究诘。乃连衔具牒,焚于城隍祠。越四五日,有水手无故自刭死。或即杀此女子者,神谴之欤?

郑太守慎人言,尝有数友论闽诗,于林子羽^③颇致不满。夜分就寝,闻笔砚格格有声,以为鼠也。次日,见几上有字二行,曰:“如檄雨古潭暝,礼星寒

① 中表——表兄弟姐妹。

② 《荆钗记》——元代柯丹丘作的南戏剧本。

③ 林子羽——明代福建人,工诗,为闽中十才子之冠,但其诗竭力仿唐人,为后世所垢病。

殿开’，似钱、郎^①诸公都未道及，可尽以为唐摹晋帖乎？”时同寝数人，书皆不类，数人以外，又无人能作此语者。知文士争名，死尚未已。郑康成为厉之事^②，殆不虚乎？

黄小华言：西城有扶乩者，下坛诗曰：“策策西风木叶飞，断肠花谢雁来稀。吴娘日暮幽房冷，犹著玲珑白苎衣。”皆不解所云。乩又书曰：“顷过某家，见新来稚妾，锁闭空房。流落化离，自其定命，但饥寒可念，振触人心，遂惻然咏此。敬告诸公，苟无驯狮^③、调象^④之才，勿轻举此念，亦阴功也。”请问仙号。书曰：“无尘。”再问之，遂不答。按李无尘，明末名妓，祥符人。开封城陷，殁于水。有诗集，语颇秀拔。其哭王烈女诗曰：“自嫌予有泪，敢谓世无人！”措词得体，尤为作者所称也。

- ① 钱、郎——唐代中期诗人钱起、郎士元，诗名并称。
- ② 郑康成为厉之事——《幽冥录》载，王辅嗣注《易》，嘲笑了郑玄（康成）。夜里来了一老丈，骂了王辅嗣一顿，说你竟敢随便讥笑老子。王辅嗣不久便死了。
- ③ 驯狮——北宋大文豪苏轼之友陈詠好谈佛，他的妻柳氏凶妒，苏轼写诗借佛家“狮子吼”典故来嘲笑陈詠。诗句中有“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”之句。事见宋洪迈《容斋三笔·陈季常》。
- ④ 调象——佛问驯象师调教象的方法，驯象师回答，一是用钢钩钩口，二是饿，三是打。事见《法苑珠林》。

“遗秉”“滞穗”^①寡妇之利,其事远见于周雅^②。乡村麦熟时,妇孺数十为群,随刈者之后,收所残剩,谓之拾麦。农家习以为俗,亦不复回顾,犹古风也。人情渐薄,趋利若鹜,所残剩者不足给,遂颇有盗窃攘夺,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。故四五月间,妇女露宿者遍野。有数人在静海之东,日暮后趁凉夜行,遥见一处有灯火,往就乞饮。至则门庭华焕,僮仆皆鲜衣,堂上张灯设乐,似乎燕宾。遥望三贵人据榻坐,方进酒行炙。众陈投止意,阖者为白主人,颔之。俄又呼回,似附耳有所嘱。阖者出,引一媪悄语曰:“此去城市稍远,仓卒不能致妓女。主人欲于同来女伴中,择端正者三人侑酒荐寝,每人赠百金;其余亦各有犒赏。媪为通词,犒赏当加倍。”媪密告众。众利得资,怱怱幼妇应其请。遂引三人入,沐浴妆饰,更衣裙侍客,诸妇女皆置别室,亦大有酒食。至夜分,三贵人各拥一妇入别院,阖家皆灭烛就眠。诸妇女行路疲困,亦酣卧不知晓。比日高睡醒,则第宅人物,一无所睹,惟野草稊稂^③,一望无际而已。寻觅三妇,皆裸露在草间,所更衣裙已不见,惟旧衣抛十馀步外,幸尚存。视所与金,皆纸铤。疑为鬼,而饮食皆真物,又疑为狐。或地近海滨,蛟螭水怪所为欤?贪利失身,乃只博一饱。想其惘然相对,忆此一宵,亦大似邯郸枕上^④矣。先兄晴湖则曰:“舞衫歌扇,仪态万方,弹指繁华,总随逝水。鸳鸯社散之日,茫茫回首,旧事皆空,亦与三女子裸露草间,同一梦醒耳。岂但海市蜃楼,为顷刻幻景哉!”

- ① “遗秉”“滞穗”——《诗经·小雅》：“彼有遗秉，有滞穗，伊寡妇之利。”秉，禾稻一把。
- ② 周雅——周代的《小雅》。
- ③ 稊稂（péng，音朋）——草茂密的样子。
- ④ 邯郸枕上——唐沈既济《枕中记》，记卢生路经邯郸，寄住客店，同店的吕翁给他一个枕头，告诉他枕着睡觉可得富贵荣华。在梦中，卢生果然享尽荣华富贵，睡醒时店家的黄粱饭还没煮熟。这就是黄粱梦的故事。

乌鲁木齐参将德君楞额言：向在甘州，见互控于张掖令者，甲云造言污蔑，乙云事有实证。讯其事，则二人本中表。甲携妻出塞，乙亦同行。至甘州东数十里，夜失道。遇一人似贵家仆，言此僻径，少人，我主人去此不远，不如投止一宿，明日指路上官道。随行三四里，果有小堡。其人入，良久出，招手曰：“官唤汝等入。”进门数重，见一人坐堂上，问姓名籍贯，指挥曰：“夜深无宿饭，只可留宿。门侧小屋，可容二人，女子令与媪婢睡可也。”二人就寝后，似隐隐闻妇唤声。暗中出视，摸索不得门，唤声亦寂，误以为耳偶鸣也。比睡醒，则在旷野中。急觅妇，则在半里外树下，裸体反接，鬋乱钗横，衣裳挂在高枝上。言一婢持灯导至此，有华屋数楹，婢媪数人。俄主人随至，逼同坐。拒不肯，则婢媪合手抱持，解衣缚臂置榻上。大呼无应者，遂受其污。天欲明，主人以二物置颈旁，屋宇顿失，身已卧沙石上矣。视颈旁物，乃银二铤，各镌重五十两，其年号则崇祯，其县名则榆次。土蚀黑黯，真百年以外铸也。甲戒乙勿言，约均分。后违约，乙怒诟争，其事乃泄。甲夫妇虽坚不承，然诘银所自，则云拾得；又诘妇缚伤，则云搔破。其词闪烁，疑乙语未必诬也。令笑遣甲曰：“于律得遗失物当入官。姑念尔贫，可将去。”又视乙曰：“尔所告如虚，则同拾得，当同送官，于尔无分；所告如实，则此为鬼以酬甲妇，于尔更无分。再多言，且笞尔。”并驱之出。以不理理之，可谓善矣。此与拾麦妇女事相类：一以巧诱而以财移其心，一以强胁而以财消其怒，其揣度人情，投其所好，伎俩亦略相等也。

金重牛鱼，即沈阳鲟鲤鱼，今尚重之。又重天鹅，今则不重矣。辽重毗离，亦曰毗令邦，即宣化黄鼠，明人尚重之，今亦不重矣。明重消熊，栈鹿，栈鹿当是以栈饲养，今尚重之，消熊则不知为何物，虽极富贵家，问此名亦云未睹。盖物之轻重，各以其时之好尚，无定准也。记余幼时，人参、珊瑚、青金石^①价皆不贵，今则日昂。绿松石、碧鸦犀价皆至贵，今则日减。云南翡翠玉，当时不以玉视之，不过如蓝田乾黄，强名以玉耳，今则以为珍玩，价远出真玉上矣。又灰鼠旧贵白，今贵黑。貂旧贵长羸，故曰丰貂，今贵短羸。银鼠旧比灰鼠价格贵，远

① 青金石——一种似玉的石头。清官员四品者以此石作顶饰。

不及天马①,今则贵几如貂。珊瑚旧贵鲜红如榴花,今则贵淡红如樱桃,且有以白类车渠②为至贵者。盖相距五六十年,物价不同已如此,况隔越数百年乎!儒者读《周礼》醵③酱,窃窃疑之,由未达古今异尚耳。

八珍④惟熊掌、鹿尾为常见,驼峰出塞外,已罕觐矣。(此野驼之单峰,非常驼之双峰也。语详《槐西杂志》。)猩唇则仅闻其名。乾隆乙未,闽抚军少仪馈余二枚,贮以锦函,似甚珍重。乃自额至颊全剥而腊之,口鼻眉目,一一宛然,如戏场面具,不仅两唇。庖人不能治,转赠他友。其庖人亦未识,又复别赠。不知转落谁氏,迄未晓其烹饪法也。

李又聃先生言:东光毕公,偶忘其名,官贵州通判,征苗时运饷遇寇,血战阵亡者也。)尝奉檄苗峒地界,土官盛宴款接。宾主各一磁盖杯置面前,土官手捧启视,则贮一虫如蜈蚣,蠕蠕旋动。译者云,此虫兰开则生,兰谢则死,惟以兰蕊为食,至不易得。今喜值兰时,搜岩剔穴,得其二。故必献生,表至敬也。旋以盐末少许洒杯中,覆之以盖。须臾启视,已化为水,湛然净绿,莹澈如琉璃,兰气扑鼻。用以代醴,香沁齿颊,半日后尚留馀味。惜未问其何名也。

西域之果,蒲桃⑤莫盛于土鲁番,瓜莫盛于哈密。蒲桃京师贵绿者,取其色耳。实则绿色乃微熟,不能甚甘,渐熟则黄,再熟则红,熟十分则紫,甘亦十

① 天马——即沙狐。

② 车渠——海中蚌类。壳内色白如玉,清代切磨后为顶珠。

③ 醵(chí,音迟)——蚊卵。

④ 八珍——指熊掌、豹胎、白鹇胸、猩唇、紫驼峰、螭髓、素麟脂、金鲤尾。

⑤ 蒲桃——即葡萄。

分矣。此福松岩额嗽（名福增格，怡府婿也。）镇辟展时为余言。瓜则充贡品者，真出哈密。馈赠之瓜，皆金塔寺产。然贡品亦只熟至六分有奇，途间封闭包束，瓜气自相郁蒸，至京可熟至八分。如以熟八九分者贮运，则蒸而霉烂矣。余尝问哈密国王苏来满（额敏和卓之子。）京师园户，以瓜子种植者，一年形味并存；二年味已改，惟形相近；三年则形味俱变尽。岂地气不同欤？”苏来满曰：“此地上暖泉甘而无雨，故瓜味浓厚。种于内地，固应少减，然亦养子不得法。如以今年瓜子，明年种之，虽此地味亦不美，得气薄也。其法当以灰培瓜子，贮于不湿不燥之空仓，三五年后乃可用。年愈久则愈佳，得气足也。若培至十四五年者，国王之圃乃有之，民间不能待，亦不能久而不坏也。”其语似为近理。然其灰培之法，必有节度，亦必有宜忌，恐中国以意为之，亦未必能如所说耳。

裘超然编修言：杨勤恂公年幼时，往来乡塾，有绿衫女子时乘墙缺窥之。或偶避入，亦必回眸一笑，若与目成。公始终不侧视。一日，拾块掷公曰：“如此妍皮，乃裹痴骨！”公拱手对曰：“钻穴逾墙，实所不解。别觅不痴者何如？”女子忽瞠目直视曰：“汝狡黠如是，安能从尔索命乎？且待来生耳。”散发吐舌而去。自此不复见矣。此足见立心端正，虽冤鬼亦无如何；又足见一代名臣，在童稚之年，已自树立如此也。

河间王仲颖先生（安溪李文贞公为先生改字曰仲退。然原字行已久，无人称其改字也。）名之锐，李文贞公之高弟。经术湛深，而行谊方正，粹然古君子也。乙卯、丙辰间，余随姚安公在京师，先生犹官国子监助教，未能一见，至今怅然。相传先生夜偶至邸后空院，拔所种菜蕒下酒，似恍惚见人影，疑为盗。倏已不见，知为鬼魅，因以幽明异路之理厉声责之。闻丛竹中人语曰：“先生邃于《易》，一阴一阳，天之道也。人出以昼，鬼出以夜，是即幽明之分。人居无鬼之地，鬼居无人之地，是即异路焉耳。故天地间无处无人，亦无处无鬼，但不相干，即不妨并育。使鬼昼入先生室，先生责之是也。今时已深更，地为空隙，以鬼出之时，入鬼居之地，既不炳烛，又不扬声，猝不及防，突然相遇，是先生犯鬼，非鬼犯先生。敬避似已足矣，先生何责之深乎？”先生笑曰：“汝词直，

姑置勿论。”自拔莱菔而返。后以语门人，门人谓：“鬼既能言，先生又不畏怖，何不叩其姓名，暂假词色，问冥司之说为妄为真，或亦格物之一道。”先生曰：“是又人与鬼狎矣，何幽明异路之云乎？”

郑慎人言：曩与数友往九鲤湖，宿仙游山家。夜凉未寝，出门步月。忽轻风冷然，穿林而过，木叶簌簌，栖鸟惊飞。觉有种种花香，沁人心骨，出林后沿溪而去。水禽亦磔格乱鸣，似有所见。然凝睇无睹也，心知为仙灵来往。次日寻视林内，微雨新晴，绿苔如■，步步皆印弓弯，又有跣足之迹，然总无及三寸者。溪边泥迹亦然。数之，约二十余人。指点徘徊，相与叹异，不知是何神女也。慎人有四诗纪之，忘留其稿，不能追忆矣。

慎人又言：一日庭花盛开，闻婢姬惊相呼唤。推窗视之，竟以手指桂树杪，乃一蛱蝶大如掌，背上坐一红衫女子，大如拇指，翩翩翔舞。斯须过墙去，邻家儿女又惊相呼唤矣。此不知为何怪，殆所谓花月之妖欤？说此事时，在刘景南家，景南曰：“安知非闺阁游戏，以■①草花朵中人物，缚于蝶背而纵之耶？”是亦一说。慎人曰：“实见小人在蝶背，有髻控驾驭之状，俯仰顾盼，意态生动，殊不类偶人也。”是又不可知矣。

舅氏安公介然言：曩随高阳刘伯丝先生官瑞州，闻城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，又一青面赤发鬼，衣装面貌与泥鬼相同，压于其下。视之，则里中少年某，伪为鬼状也，已断脊死矣。众相骇怪，莫明其故。久而有知其事者曰：“某邻妇少艾，挑之，为所詈。妇是日往母家，度必夜归过祠前。祠去人稍远，乃伪为鬼状伏像后，待其至而突掩之，将乘其惊怖昏仆，以图一逞。不虞神之见谴也。”盖其妇弟预是谋，初不敢告人，事定后，乃稍稍泄之云。介然公又言：有狂童荡妇，相遇于河间文庙前，调谑无所避忌。忽飞瓦破其脑，莫知所自来也。

① ■(tōng, 音通)——草木，即木通。

夫圣人道德侔乎天地，岂如二氏之教，必假灵异而始信，必待护法而始尊哉！然神鬼■呵①，则理所应有。必谓朱锦作会元②，由于前世修文庙，视圣人太小矣，必谓数仞宫墙，竟无灵卫，是又儒者之迂也。

三座塔（蒙古名古尔板苏巴尔，汉唐之营州柳城县，辽之兴中府也。今为喀喇沁右翼地。）金巡检言（裘文达公之侄婿，偶忘其名。）有樵者山行遇虎，避入石穴中，虎亦随入。穴故嵌空而缭曲，辗转内避，渐不容虎。而虎必欲搏樵者，努力强入。樵者窘迫，见旁一小窦，尚足容身，遂蛇行而入，不意蜿蜒数步，忽睹天光，竟反出穴外。乃力运数石，窒虎退路，两穴并聚柴以焚之。虎被熏灼，吼震岩谷，不食顷，死矣。此事亦足为当止不止之戒也。

金巡检又言：巡检署中一太湖石，高出檐际，皴皱斑驳，孔窍玲珑，望之势如飞动。云辽金旧物也。考金尝拆艮岳奇石，运之北行，此殆所谓“卿云万态奇峰”耶？然金以大定府为北京，今大宁城是也。辽兴中府，金降为州，不应置石于州治，是又疑不能明矣。又相传京师兔儿山石，皆艮岳故物，余幼时尚见之。余虎坊桥宅，为威信公故第，厅事东偏，一石高七八尺，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时所赐，亦移自兔儿山者。南城所有太湖石，此为第一。余又号“孤石老人”，盖以此云。

京师花木最古者，首给孤寺吕氏藤花，次则余家之青桐，皆数百年物也。桐身横径尺五寸，耸峙高秀，夏月庭院皆碧色。惜虫蛀一孔，雨渍其内，久而中朽至根，竟以枯槁。吕氏宅后售与高太守兆煌，又转售程主事振甲。藤今犹在，其架用梁栋之材，始能支柱。其阴覆厅事一院，其蔓旁引，又覆西偏书室一

① ■ 呵——制止、执法。

② 明代上海人朱锦修文庙；清代顺治年间乡试，会元为上海人朱锦。人们说这两人是前后世人。

院。花时如紫云垂地,香气袭衣。慕堂孝廉在日(慕堂名元龙,庚午举人,朱石君之妹婿也。与余同受业于董文恪公。)或自宴客,或友人借宴客,觞咏殆无虚夕。迄今四十余年,再到曾游,已非旧主,殊深邻笛之悲^①。倪■畴年丈尝为题一联曰:“一庭芳草围新绿,十亩藤花落古香。”书法精妙,如渴骥怒猊^②,今亦不知所在矣。

陈句山前辈移居一宅,搬运家具时,先置书十馀篋于庭。似闻树后小语曰:“三十余年,此间不见此物也。”视之阒如。或曰:“必狐也。”句山掉首曰:“解作此语,狐亦大佳。”

先祖光禄公,康熙中于崔庄设质库,司事者沈玉伯也。尝有提傀儡者,质木偶二箱,高皆尺馀,制作颇精巧。逾期未赎,又无可转售,遂为弃物,久置废屋中。一夕月明,玉伯见木偶跳舞院中,作演剧之状。听之,亦咿嚶似度曲。玉伯故有胆,厉声叱之。一时进散。次日,举火焚之,了无他异。盖物久为妖,焚之则精气烁散,不复能聚。或有所凭亦为妖,焚之则失所依附,亦不能灵。固物理之自然耳。

猷县一令,待吏役至有恩。歿后,着属尚在署,吏役无一存问者。强呼数人至,皆狰狞相向,非复曩时。夫人愤恚,恸哭柩前,倦而假寐。恍惚见令语曰:“此辈无良,是其本分。吾望其感德已大误,汝责其负德,不又误乎?”霍然忽醒,遂无复怨尤。

- ① 邻笛之悲——晋向秀与嵇康、吕臣友善。嵇、吕后来为司马氏所杀,向秀经过他的旧舍时,听到邻人吹笛,因而追思往昔游宴之好,感慨万分,作了《思旧赋》。
- ② 渴骥怒猊——《书史》:“徐浩草书,如怒猊抉石,渴骥奔泉。”后用渴骥怒猊形容草书的奔放道劲。

康熙末，张歌桥（河间县地。）有刘横者（横读去声，以其强悍得此称，非其本名也。）居河侧。会河水暴满，小舟重载者往往漂没。偶见中流一妇，抱断橹浮沈波浪间，号呼求救。众莫敢援，横独奋然曰：“汝曹非丈夫哉，乌有见死不救者！”自棹舫舻追三四里，几覆没者数，竟拯出之。越日，生一子。月馀，横忽病，即命妻子治后事。时尚能行立，众皆怪之。横太息曰：“吾不起也。吾援溺之夕，恍惚梦至一官府。吏卒导入，官持簿示吾曰：‘汝平生积恶种种，当以今岁某日死，墮豕身，五世受屠割之刑。幸汝一日活二命，作大阴功，于冥律当延二纪。今销除寿籍，用抵业报，仍以原注死日死。缘期限已迫，恐世人昧昧，疑有是善事，反促其生。故召尔证明，使知其故。今生因果并完矣，来生努力可也。’醒而心恶之，未以告人。今届期果病，尚望活乎？”既而竟如其言。此见神理分明，毫厘不爽。乘除进退，恒合数世而计之。勿以偶然不验，遂谓天道无知也。

郑苏仙言：有约邻妇私会，而病其妻在家者，夙负妻家钱数千，乃遣妻赍还。妻欣然往。不意邻妇失期，而其妻乃途遇强暴，尽夺衣裙簪珥，缚置林丛。皆客作流民，莫可追诘。其夫惟俯首太息，无复一言。人亦不知邻妇事也。后数年，有村媪之子挑人妇女，为媪所觉，反覆戒飭，举此事以明因果。人乃稍知。盖此人与邻妇相闻，实此媪通词，故知之审，惟邻妇姓名，则媪始终不肯泄，幸不败焉。

狐所幻化，不知其自视如何，其互相视又如何。尝于《滦阳消夏录》论之。然狐本善为妖惑者也。至鬼则人之馀气，其灵不过如人耳。人不能化无为有，化小为大，化丑为妍。而诸书载遇鬼者，其棺化为宫室，可延人入，其墓化为庭院，可留人居。其凶终之鬼，备诸恶状者，可化为美丽。岂一为鬼而即能欤？抑有教之者欤？此视狐之幻，尤不可解。忆在凉州路中，御者指一山坳曰：“曩与车数十辆露宿此山，月明之下，遥见山半有人家，土垣周络，屋角一一可